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四目錄

黃滔 三

代陳蠲謝崔侍郎啟

西川高相啟

與蔣先輩啟

與沈侍御啟

段先輩啟

第二啟

賀正啟

第二啟

趙起居啟

崔右丞啟

第二啟

與韋舍人啟

工部陸侍郎啟

翰林薛舍人啟

與裴侍郎啟

賀楊侍郎啟

薛舍人啟

趙員外啟

潁川陳先生集序

送外甥翁襲明赴舉序

龍伯國人讚

一品寫真讚

禱說

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金史卷之三
噫二篇

文柏述

公孫甲松

唐城客夢

巫比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四

黃滔 三

代陳蠲謝崔侍郎啟

某啟戶部鄭郎中伏話鄭隱先輩專傳侍郎尊旨伏蒙於
新除永樂侍郎處特賜薦論跪對吉辭拜聆嘉耗感激兢
悚罔知所容某詞學疎蕪進取乖拙一叨貢士累黜名場
足間之別處縱橫額上之點痕重疊今春伏遇侍郎精求
俊彥厯選滯遺某又名礙龍頭跡乖豹變都由薄命翻負
至公以此怔忡莫寧惶惑無己在良時而自失於異日以

何歸謂一生而便可甘心歎二紀而徒勞苦節豈料侍郎
堅垂記錄確賜恤傷令後人而副取前心指陋質而說爲
遺恨將使蔡經之骨終繫仙家士變之魂卻還人世蓋施
陰德豈止陽功喜極翻驚感深唯泣明年春色致身雖出
於他門今日恩光碎首須歸於舊地

西川高相啟

相公嶽降宏才神資偉望象外而藹然妙旨人間而凜若
清風當以四三傑於漢庭九八元於堯日聖上以南澄爲
水克伏英威西鎮龜城須資妙畧所以未歸台輔且據重

難巍峩兩地之勲冠絕一時之盛凡在中外孰不具瞻

與蔣先輩啟

三吳烟水百越山川干戈杳隔於音塵門館久違於趨覲
空自明祈日月暗祝神祇相如徵出於上林賈誼召來於
宣室不然者隱於商嶺棲向傳巖克俟搜羅直膺夢寐焚
香稽首以日繫時滔一滯江鄉六更寒燠都由惡命早失
良時迢遞一名進取則大朝有難零丁數口退休則故國
無家歸蜀還吳言發涕下

與沈侍御啟

侍御麟鳳瑞姿蓬瀛絕境叔度與陂湖比量仲尼將日月
齊明自飛翥九霄梯航陸海鄭門若市季諾如金爲學圃
之芝蘭作詞林之杞梓今則提攜陳檄登陟燕臺冠張豸
角以巍峩幄折蓮花而照耀假途如此殊拜寧遙凡在人
情孰不傾矚

段先輩啟

判官先輩萬頃襟神四科文行比鸞鶴而旣沖霄漢喻龜
龍而須瑞皇王今者賓幕清風士林重價雖欲畱歡於五
辟其如積望於九遷伏計即有新榮別膺殊命滔蒙知旣

異感德常深辭違遽變於暄寒禱祝敢忘於朝夕

第二啟

昨於道路累附狀伏計迤邐上達滔行役近已到潮州伏以一路經過二年飄泊言則涕下靜而魂銷固非繫情於杯酒笙歌畱戀於雲山烟水拋擲進趨之道遲迴溫清之期伏計夙鑒如愚必當知不得已又安可遠舍丹赤莫寓聽聞且聖代近來時風愈正取舍先資於德行較量次及於文章無論於草澤山林不計於簪裾紱冕少有三舉五舉多聞十年廿年而滔自廁跡其中且迷津不暇況乎來

則無終軍意氣動則有楊朱路歧將卜一歸僅闕兩試人
事如此光陰幾何先輩特賜恩知殊爲誘誨時或軫念固
應動心然亦否極則通彩來自聖他日而若無好命今辰
而焉有良知唯當依倚栽培諮詢可否陳琳牋檄寧容久
借於外藩夫子牆門虔俟再趨於上國

賀正啟

伏以司雞殷朔建虎堯辰仙人則飲柏延齡詞客則浮椒
獻頌伏惟相公膺茲令節納彼嘉祥召伯甘棠蓋地之芳
陰更濶亞夫細柳連天之瑞色長新與青陽而同發生揭

鴻鈞而普播物永貞國柄堅律師壇

第二啟

伏以青陽變律乃二儀革故之辰獻歲開正是四氣維新
之日伏惟僕射與春符契觸物貞亨迎瑞節於鳳銜榮兼
四輔建碧幢於甌越永保千年凡於動植之間長受暄和
之賜

趙起居啟

滔今月二十日輒以所業賦一軸陳獻清嚴持腐草之造
扶桑鞭款段之觸騏驎所宜唾面敢俟回眸伏以起居爲

八韻之咸韶作九流之溟渤凡言進取須自品題而滔二
紀飄零三朝困辱若不仰投門館虔佇發揚則永攜疑玉
以沈瀾長伴啞鍾而泯默攀託祈禱倍萬等倫

崔右丞啟

滔獻賦命奇食貧計盡難安桂玉須逐萍蓬伏念灞澹行
塵周秦去路平言南北猶悄神魂況今攀託門牆依憑獎
顧以坑谷蒼黃之態戴邱山岌業之恩得不欲別還畱將
行復卻丹誠聚血雙淚流珠矧當杏苑烟晴柳溝風暖陌
上而羣英得意塵中而衰髮傷離設令勇若荆軻固亦慟

如阮籍伏以右丞宏施陰德濬詰仁心儻或荑枯肉骨之
未忘則膠柱刻舟而敢怠寧言今日唯惕將來遲回數仞
之牆邊移時忍去愴恨九重之城外舉策何之感戀屏營
罔知攸處

第二啟

滔依棲門館感激生成頻年忝極薦之書詞逾一鶚累牒
以未亨之數愧積遷鶯莫不惕息肺肝兢惶顏面既茲負
累合在棄嫌而又薦以羈遊仰干牋翰雖宏容之不改且
循省以何安冰炭交懷芒刺在背今則已裝行計即擬出

京不唯推戴岳之誠指於皎日抑且切戀軒之志泣向清風攀感屏營罔知指喻

與韋舍人啟

滔近者輒持齋戒虔寓牋毫瀝南山待旦之誠告北陸移暄之律理雖可憫罪或難逃伏惟舍人義路無疆詞源絕岸設鑄顏之鑪冶恢薦禰之牋函今則主文侵入院之期哲匠走致書之日儻蒙枉於公道申以私恩念滔夙陷義園薦臨文陣化鯢海闊乘風水以未知爲鯉年深逼雲雷而愈懼特因薦士敢乞編名則獲從金籙以上聞焉有玉

皇之不齒立辭坑谷繫在生成攀託禱祠涕淚沾迸

工部陸侍郎啟

滔伏念聚蚊響於出震之音其雖懸越奔羽族於鳴岐之
德乃不參差事既同途理宜瀝懇伏惟侍郎韞縑紉之奧
學負詞賦之重名相如則逸格挾天孫綽則英聲擲地播
於金石流入典謨竊以滔架屋懷慙披沙漠喻固自循揣
豈宜贅投但以水合朝宗雲須觸石由是身賫鄙拙首叩
門牆實爲舉場之中貢士所業律詩古調詞賦歌篇前則
貞元元和之風耳聞其事近則咸通乾符之事目覩其風

求知己則咸禱於兼功斷否臧則須歸於本面然後人方必信道逮無疑則滔一生辛勤數載攀祝必若題品不出於侍郎金口薦揚不出於侍郎瑤函縱能別契亨通固宜終慙暗昧矧以迷津未已泣別方深比者先輩陳樵早同硯席曾將姓字虔爲啟聞伏知侍郎猥賜獎容異於倫等其後薦自同志嘗聆玉音而侍郎文學著龜朝廷領袖滔不敢以後來舉態近日時情僭竇尊嚴躬陳一二今則久摧髻鬣又近風波溝隍無必出之門肝鬲在須傾之地免叔向則他日莫議活士變則神術所能願推恩於畱馬埋

蛇庶受賜於萑枯翼卵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激切惕懼之至

翰林薛舍人啟

滔伏以十一日纔除主文旋瀝情懇罪責則可言於躁切
憫傷則宜恕於單危非不三省九思沉吟牋管而以途窮
日暮恐懼風波亦猶抱沉痾者悉將虔告於神醫懷至痛
者無不上呼於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銅照膽蜀秤懸心
仰惟燭臨當極幽奧且夫禮司取士寒進昇名若無詰匠
以斲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

遺人伏惟學士舍人標表士林梯航陸海凡言進取須自
門牆今以文柄有歸至公宏播則精力固同於造化嘉言
乃作於著龜而滔折角有年交鋒無託羽毛零落鬚鬣摧
殘若不自學士舍人推恩極山岳之隆攘臂到溝隍之底
則還慙抱甕難出戴盆兼近者面獲起居親承念錄哀滔
昔年五隨計吏刖雙足以全空今復三厯貢闈救陸沉而
未暇許垂斂手拯上重霄謹以誓向鬼神刻於肌骨中興
教化一身免沒於風塵下國兒孫百世敢忘於厮隸下情
無任攀投懇悃之至

與裴侍郎啟

滔伏念薦孟明則子桑所能免叔向匪祁奚莫議推言及
是滜懇爲宜上瀆清隆敢希容聽伏惟侍郎中丞頃持文
柄大闡至公垂爲聖代之準繩懸作貢闈之日月滔爲後
無私之兩榜遂乖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賜憫傷
直加賞錄連歲薦論瑣質傾極重言而以弱植難培么絃
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既而不罪龍鍾愈隆恩遇昨者
面容跪履親俾窺天仍加琢玉之品題更啟如金之然諾
便於此日上翥重霄今則已除主文只祈陰德延頸於溝

隍之底瞻恩於邱岳之隆雖龜龍不瑞於匹夫而犬馬合
由於本主沾巾墮睫瀝膽披肝不在他門誓於死節下情
無任攀託依投懇悃之至

賀楊侍郎啟

伏以羲父不兆之文何人復演魯史不襲之言曠古誰稱
厥理非遙斯言可喻伏以侍郎榮司文柄宏闡至公歷選
滯遺精求文行泉下則大臣有感揭起銷沉場中則寒族
無差酌平先後所以如滔者曾干衡鏡經定否臧若不蒙
指向後人說爲遺恨則宰輔之爲薦舉帝王之作知音而

主且不言人誰肯信由是須作侍郎金口須自侍郎瑤函
今則論啟無私恩加瑣質錫生成於此日迥分付於將來
早從握內以擠排便是眼前之科第然後念以漸臨風水
莫如蓬島之音塵俾拜雲天親吐蘭言而誨諭畱心及是
自古所希莫不拳跼循涯闌干抹泣質向神鬼誓於子孫
鷲谷乘春雖託他門而振羽糜軀異日須歸舊地以論恩
慚肝膽以無窮寓牋毫而莫戴下情無任感恩懇悃之至

薛舍人啟

今月二十八日張道古參軍仰傳仁恩伏承舍人學士不

以滔幽沉榮賜論薦初疑夢寐旋認生成不知所容兢惶
戰悸伏以舍人學士半千膺數全碩負才嘉名冠絕於九
流逸步翱翔於四戶頃者重於知己避以文闡隆行望於
聖賢蓄基負於台鼎竊惟薦士豈易其人而滔蹤跡蹉跎
藝能淺薄敢期宏造遽及茲辰金口開時講貫則處其異
等瑤函發處推揚則寘彼極言事出殊常榮非所望感深
唯泣喜過翻驚不知微生何酬厚遇中興教化餘年獲出
於溝隍下國兒孫累世敢忘於所隸

趙員外啟

伏以曦轡流輝已侵窮臘禹門飛浪即到登時莫不禹多
士之精誠佇有司之新命竊惟萌朕已見昇沉若滔也折
角有年爭鋒無主空乘龍鍾之態仰希傷憫之求此亦有
類守株其疎若網伏惟員外學士猥隆恩遇克異等倫近
者面獲起居親叨然諾自歸旅舍徹坐寒宵厯將往事以
思惟洞見今辰之通塞且夫春官取士寒畯昇名若無詰
匠之斲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
有遺人伏以滔別無知音只投門館儻或員外學士止推
言於公薦不攘臂於私恩則滔也望絕飛馳甘爲簸棄至

若白雲巖谷青草汀洲敢辭依舊秉耕踵前沉釣然以來
時者舊別後交親皆謂中興雪先朝之困辱寧期上國看
後輩之飛鳴必疑有過於措持無聞於卿士既顏面而斯
乏須蠻貊而云行是以憑膽披肝碎身殞首永將死節不
誓他門伏惟員外學士義路連天仁心匪石敢希援拯畢
賜生成珠岸盤根始作不枯之草金丹入口能還已逝之
魂祈禱依投啟喻罔近下情無任攀託懇悃之至

潁川陳先生集序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喻之平

衡未嘗不以至公爲之主而得喪之際或失於明鏡或差
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行歿身末路抱
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否其至公之道邪抑人之自
坎其命邪潁川陳先生實斯人之謂與先生諱黯字希孺
父諱贄通經及第娶江夏黃夫人賢而生先生無昆弟姊
妹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其首篇咏歌河陽
花向時豆新愈瘡之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咏歌先
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
裝花由是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爲詞賦作蘇武謁漢武

帝陵廟賦便爲作者推伏二十爲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
陂注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事太夫人彌孝熙熙愉愉
承顏侍膳雖隆雲路之望終確綵衣之戀既而及其子蔚
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潘岳之筵俟爾於郗詵之桂方
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過不惑之年矣乃會昌乙丑逮咸
通乙酉其間以寧家兼在疚之日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
辛勤秦雍之槐蟬歎嗟知己之許與同郡指泉州王肱蕭樞
同邑林顥漳浦赫連韜福州陳兢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
相上下嗚呼斯八賢皆以不羈之才出人之行懇懇乎進

趨恂恂乎鄉黨而無所成豈天之竟否其至公邪抑人之
自坎其命邪俾有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冤氣
於名路之中銜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與先生之文詞
不尚奇切於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檄皆
精而切故於官試尤工滔即先生之內姪也自壯趨隅泊
隨計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年而忝登甲第東歸之日求
遺藁其季子遽泣曰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一首賦若干
首他處得詩若干首敬俟增而後述天復元年辛滔叨閔
相之辟旋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與先生定

交於蒲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爲流星詩則漢武橫汾
先生之作也爲試官嚴郎中下都之吟諷秋場五十人之
降仰今遺藁可叢願爲之序既還不及求增謹以所得之
文賦詩牋檄分爲五卷收淚擗管爲之前序將寓正郎爲
之後序正郎負宇內之雄名用釋泉臺之永恨時天復二
年秋七月十日也

送外甥翁襲明赴舉序

詩言簡賦詞飾不可以敘事故若之行也送以序襲明早
舉童子舊儒因以小松爲之目襲明默而思松之小者千

霄之勢則介構厦之用則否推是言之齟而一飛不若冠而十上乃退碩乎業果以詞學擅州里譽洎中興之十年寒進亶亶於科第襲明業東而跡不西惜違親也近吾姊以他人之繼翔念襲明之久蟠悄焉如疾吾得以與内外之親輩流之善者日激其行旋振於府帥州牧遂不得畱於膝下大哉吾唐之設科第也實本於鄉舉里選鄉舉里選莫不以忠孝先之繇是諸侯之歲貢其觶云忠於國孝於家內則閨門和外則鄉黨附今襲明孝於家也閨門和也鄉黨附也而移孝於忠中興之第吾慶有司之得人非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慶襲明得也矧詞學擅譽前輩梗於公道或一倍兩倍孫
宏之上今輩利於公道無再獻三獻卞和之泣若其勉諸
高堂之遠吾知不及荐閏

龍伯國人讚

國人之釣也一釣聯六鰲而存者一鰲而已其猶背蓬萊
方丈嬉遊神仙偉夫設六者不餌其如何哉洪濤七其洲
渚塵世幾其躁妄則以古以今之君皆秦漢也推是言之
斯人也不謂無功於有國故追以讚之曰

碯溪之釣兮釣更殷周龍伯之釣兮釣滅嬴劉腹濬背虛

今一聯月鈎巨骨駢器兮鴻臚疊羞豈惟一時兮表奇東
海抑乃萬祀兮垂祉中洲

一品寫真讚

夫山嶽之隆莫隆於嵩華江海之大莫大於溟渤故天之
生聖賢於百千年也乃稟其奇秀以爲之氣色包其浩蕩
以爲之胸襟落落汪汪如龍如鳳然後總兵符於掌握懸
相印於腰間煦育羣生扶持邦國大矣哉將如是則命良
工持筆之精費墨之妙寫於儀貌移於繒素不可以不敘
不述小從事滔職忝文詞齋戒而獻讚曰

嵩華干天氣貌斯然溟渤紀地胸襟靡異謂如龍也至靈
謂如鳳也嘉瑞列素在壁良工善移一時丹雘兩面風姿
秋月寫彥回之質岸寶山分叔則之表儀松森峭壁日映
咸池聖君急麟閣之繪明朝當詔旨之飛索而觀之

禱說

天有日月民無一旦之薦地有江山歲有四時之禱得非
彼之至明烏兔無得而私焉此之至大神龍其或權焉是
則尊有天下無不日月其德而億兆之心咸急江山之禱

夷齊輔周

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跡於野有言於君非輔歟
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其沼乎武王聖人也
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下三分以其二分以火殷辛
且致夷齊之扣馬設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辛之自火
然若太伯之君吳則百穀合穎於舜耕九鼎同波乎禹珪
仲尼之又盡善也寧獨韶乎旣而異諸則周之道首陽之
餓乃諫死作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吳人之疾不救其屬善醫憫其家竭其術以治之楚人之

疾救其屬善醫欲其家逆其術以治之君子痛二醫之行
若乎治亂比干知殷之不救而救之仍藥之以九竅李斯
目秦之救而不救之卒鳩之二世嗚呼殷之亡也疾之甚
矣秦之亡也醫之罪也後之有國有家者得不慎乎醫

噫二篇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或
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揚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美是何
彼以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
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文柏述

仲尼之道顏閔得之爲四科後人得之爲顏閔鳥獸得之爲麟鳳草木得之爲文彩故廟之堂有文柏焉頃爲官於國子者刃一枝器有司得而竄諸噫聖人之道未嘗不缺也若天之西北地之東南日之昃月之虧也故聖人窮於陳蔡宋衛顏夭麟傷皆有以也設使不有陳蔡宋衛之事

則何以象天地日月之盈虛乎顏不夭則何以感子之慟
麟不傷則何以明子之道時君缺之也斯柏也不爲其官
者刃而竄諸則何以繩後之權者謂必權者是取之器也故天以傾
西北而拱列宿地以缺東南而朝百谷日以昃而成早暮
月以虧而見盈縮子以陳蔡宋衛而示損顏以慟而益彰
麟以憂而示時君斯柏也以刃而後永則知聖人之道不
缺則不全於不朽也

公孫甲松

公孫甲善畫松漢武帝時公卿皆求之或旬或月或季得

之如至寶武帝暇顧東方朔曰卿得甲之松乎對曰臣未
嘗得之色沮帝怪朔徐而進曰臣見公孫甲之善畫松舉
國舉朝之人奇之狂然其所棲鶴其形吟風清韻或森疎
澗底或蓊鬱庭際而過者罕不惑之目臣痛其假能奪真
故不求之且丹青其筆物至於是枝葉其口人胡以勝臣
敢以陳之昔妲己之假奪比干之真靳尚之假奪屈原之
真宰嚭之假奪伍員之真是三者皆以至真之誠卒不能
制其假矧不逮者乎武帝悄然改容翼日雪司馬史於既
刑臺戾太子於不反

唐城客夢

客有宿唐城之鄙夢一神曰吾幸以神神之道獲司茲土之休戚饗其二仲之馨今值子之有道得以休焉旦北而徂山之曲乃見蒼翠一林其中則楮烟墨宇椒瀝坎地羣焉胙充飛而不舉入謁廟貌乃夢中之見者也或曰不羞不醪不緡胡跡句斯廟也能倒錯倚伏盼蠻生死雖有道與不善一焉客曰果如是乎思其夢頗憤其神神之言乃藝詞以讓其畧曰風雲其力溪壑其心福善禍淫賈茲反覆其神神之道耶前夕荐夢其神感容投拜曰微子吾乃

不日爲上帝譴矣向者悉吾左右蔽爲不之察也幸子之教咸得族而併之矣客逢其里人以廟詢曰近者淫祀而罔應故不祀邱禱而無咎且二仲之馨存焉

巫比

巫比言妖孽之至於人無不誠而懼士言妖孽之至於國無不逆而怒何哉曰巫能前知妖孽之至不能卻明妖孽之由士能前知妖孽之至乃能卻明妖孽之由故異也巫言可禳則設淫祀指虛應故誠於可爲懼於所聞士言可禳則殺妲己活比干故逆於聞怒於不可爲嗚呼設直士

欽定全唐文

卷八百二十四

黃滔

天

世用之如邪巫鯁辭國納之如簧言則有國有家者何逮
乎患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五目錄

黃滔

四

綿上碑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

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塲碑記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丈六金身碑

莆山靈巖寺碑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五

黃滔

四

綿上碑

至忠之爲人臣君不之德怨其爲忠乎至孝之爲人子親
不之德怨其爲孝乎苟非忠與孝則介推藝若枯株名參
悖德又焉可祠儀忌赫於千春哉且重耳得國之初賞功
之際鍾鼎鱗次獨推漏澤覺夢覺之覺然而索懇至焚林而推
以一時之失爲歿身之怨可乎設終身之失將何加之別
使至忠而疑至孝而惡去聲又何如哉則周公宜怨於成王

大舜宜怨於瞽瞍以功急賞則漁父宜腰於伍劍魯連宜
罄於齊粟矧推之且養不志祿其甘乎始事君後急賞豈
賣忠而賈爵乎愚謂介推之意不然以重耳之不德愈知
其母之賢既得其與爾俱隱之言從其德則其言晦逃其
跡則其言彰其言彰則其母名斯大孝之至也仲尼云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立己之身揚己之名猶冀泝流父母豈
母賢之未名而已不名之乎祿親者衆名親者鮮使獲其
言若祿其甘是瀆其賢推是以死其君怨取賢其母名斯
介推之意也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

混沌死而天地生道德銷而仁義作情車業網始脈旋波
天謂洛龜河龍文有生而不文無生乃產金聖人於西國
鑽智慧火乾煩惱海理不吾吾而一貫生生其姿電燿於
周室其波派漾於漢代繇是館移鴻臚城崇白馬斯有寺
之始也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後金地蓮高周
旋四海鳥飛兔走或故或新至如神運之靈莫靈矣亦靡
得而巋然則我州開元寺佛殿之與經樓鐘樓一夕飛燼
斯革故鼎新之數也初僕射太原公以子房之帷幄布泉

城以叔度之袴襦續泉民而謂竺乾之道與尼珥鼎宜根
乎信而友乎理矧開元受宇五十載之聖容實寺之冠洎
帥閩也愈進其誠繕經三千卷皆極越藤之精書工之妙
駕以白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茲之樓既而

闕四字

蜀雨不飛識者以爲物之尤罕畱於世敬之至必動乎神
是必爲地祇所搜龍宮之索不然者曷與斯故新之數期
厥理則明我宜悄然不已仲弟檢校工部尚書爲茲郡之
秋也武則拍孫吳之背文則席夏商於前而復龍虎之內
以塤以箎大聳孟龍之旨乃割俸三千緡鳩工度木烟巖

層增其敬也造之獲無量無邊功德初我公以宏才妙畧
之有藩維以仁智神鑒之謀遠大謂閩越之江山奇秀土
風深厚而府城坐龍之腹烏石九仙二山聳龍之角屹屹
巖巖孱孱顏顏兩排地面雙立空際怪石如墉迴岡如揖
東銜滄海以鏡豁西走建溪而帶縈氣色蒙茸風雲蓬勃
非仙宮佛寺不可以乘龍之角大龍之腹何烏石二而九
仙曠烏石山有神
光天王二寺豈非代虛其作地祕其期以待我公況
古仙鍊骨之所昇真之跡也一旦之新城月圓壬戌歲我
公卜築其
外城號二山之嘉氣雲連森上介掀大旆或旬或朔眷於
月城

粉堞之上時行時止卜於煙巒之堀得峻中之平平中之
峻凸而不隆凹而不卑樹翳蒼以奇姿草芊眠而別翠遂
從宏願啟茲塋之基焉塋之科也恐山之偏憂地之入將
塹平壤五十尺之深百有餘尺之闊杵土積石而上上聲逮
二十尺瞥然虹見瑩然穴貯俄以珠寶之獲坐以金錢大
不及拳光能奪目於時清風四來海天擴開煙霞翕蔚於
城隅鸞鶴盤旋於林表舉閩之軍傾閩之俗以趨以走以
歌以詠旣而畚鍤投般倅奮內甃以磚凡四十萬口外溝
以木蓋百其巧七層八面玲瓏窳窳榱欄楯轆轤杙

雲楣翼環珪斗鱗蹙雕鏤丹雘曲盡其妙方七十有七尺
高二百尺相輪之四十尺參之也懸輪之鐸一百九十懸
層之鐸五十有六角瓦之神五十有六其內也則門門面
面績以金像不可勝紀登之者若身在梵天瞻之者覺神
離膽部業業然觸圓青而直上野鶴經之而高翔疑掠其
腹鱗鱗然壓峭碧而崛起地祇感之而下捧疑殫其力其
相輪也我公誓願之日仲氏司徒自清源聞而感鑄而資
雖從人力悉類神功謹按妙法蓮花品自地湧增於佛之
前其幢幡瓔珞瑪瑙車渠七盤四懸乘虛耀日乃多寶之

佛發大誓願之感現也繇是以斯塏取如來之嘉號號之
曰定光以其感珠之現眸於自地之湧故聯之於多寶本
於孝思薦劬故冠之以報恩此其義也夫如是大雄之力
出死入生至誠之神感天動地若乃沉沉夜壑浩浩世塵
莫不以茲元符承彼慧日超於三千大千之世遊乎二十
八天者哉苟不之然則凡彼經文悉爲之虛語耳又焉能
垂信於百千年之後哉旣而巍巍峩峩金輝鐵牢其東則
翼以經藏焉其藏也外構以局八角兩層刻梅檀鏤金銅
飾朱漆之炳煥仍衛以華堂七間名之轉經焉致其沙門

比邱比比厥跡以爲拜昌趺讀叢談聚聽之湊日繫乎月
月繫乎時軒軒闐闐奚景福之不幽資乎又感應天王殿
一間兩厦其天王也變毗沙之身於感通之年現神質爲
龜城之助條腰衣褐屣足乘雲雙吐目光兩飛霞彩乃千
百億化身之一爲壽山草木之應今塑於此厥感寧亡其
西則翼之別殿曰塏殿其塏也我公萌誓願之先因心以
制十有三層之妙形匪偉而誠有爲去聲殿斯竒而塏斯處
其北則報恩變相堂九間潔琉璃之地等娑婆之世七寶
叢樹五色騰光明明見闍提之心一一標如來之說又僧

堂五間上五門下之與茶堂五間直聯曲交冬溫夏涼又
華鍾之樓迴起青音下折刀山長明燈之臺圓籠孤光杳
輝漆壤其東南之臂復建地藏殿一間兩厦功德堂五間
僧堂五間張如別構而制匪異其殿也坐以菩薩之麗若
欲飛動其堂也駢錯儀像或金範或幅續千形百質恐悉
諸天之聖侶無間焉公廳四門一厦或備旌鉞之觀止我
公或四季之旦三旬之八聚僧設會拜首追祝勤勤恪恪
罔所不至舉閩之高卑舉閩之少耄攀之望之無不動心
涕臆君子謂豈惟冥薦於先蓋以孝教民也又庫厨五間

浴室三間接以井井重以樓焉環周輻輳之行廊凡三十
有三間惣費財六萬餘貫如山之疊如洞之濬巘巘隆隆
叢爲一宮其大也琢文石以爲軒雕修虹以爲梁其小也
取良木於靈山飾嘉壤於飛塵雖掩映乎人間實參差乎
象外其經也帙十卷於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惣五千
四十有八卷皆極剡藤之精書工之妙金軸錦帶以爲之
飾天祐二年乙丑夏四月朔我公宿誠於州東烹於肆及
脇降之辰大陳法會以藏其經緇徒累千士庶越萬若緇
若士一而行之正身翔手右捧左授自州之祀起於我公

傳至於藏觀者如堵牆佛聲入霄漢幡花照乎全郭香烟
連乎半空雪頂之僧指西土之未有駘背之叟慶東閩之
天降可謂之鴻因妙果者也始者我公之登壇也其一之
年偃干戈興禮樂二之年陳耒耜均賦輿三之年疊貢輸
祇寵澤萬乘臣其職四鄰視其睦百姓天其政故一川之
鏡如靈臺之月如融融怡怡愉愉熙熙乃大讀儒釋之書
研古今之理常曰文武之與釋氏蓋同波而異流若儒之
五常仁義禮智信仁者含宏也比釋之慈悲爲之近禮者
謙讓也比釋之恭敬爲之近智者通識也比釋之聖覺爲

之近信者直誠也比釋之正直爲之近而義者殺也其爲
異諸武之七德至如戢兵保大安民和衆之類亦猶川陸
之徂秦適洛焉然則皆謂之煩惱吾父國也子民也朝爲
社稷之計暮作稼穡之念若俾求智慧火乾煩惱海則非
吾之所能若建金地繕金文陳法會一衆僧冀乎不可思
議乃吾之所志也於是月陳三齋時或雪峯之僧圍繞千
徒卧龍之僧圍繞五百以至萬錢之膳或間嘉蔬五袴之
歌或參雲梵慈航駕岸法雨垂空必致菩薩化身羅漢混
俗以降也時人謂靈山之會日儼矣又以府之寺至於清

源或存或燼或抽金積俸增而新之而府之開元大中神
光曩塏之數與寺俱焉新於大中神光乃規舊制而精燿
宏壯則邁前時開元則輔之經藏加之轉輪之盛尊大君
也定光多寶報恩於劬勞故以塏塏者專也謂山度之材
有蠹朽之日火化之壤無銷鑠之期其本乎土也資乎火
也及投諸水火則不歸乎土不壞於水厯千秋而其質堅
然乃以專至堅貞之誠寓於是則斯誠也如是得無感乎
則彼珠之爲符驗矣且夫珠也或領乎龍或銜乎蛇或胎
乎蚌故水懷而川媚今茲珠也不自乎龍不自乎蛇不自

乎蟠匪懷水而媚川而孕厚地之二十尺豈非斯之感歟
不然則始從融結而孕之也若以始從融結而孕之則厥
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也厥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則我
公之言烏石之有神光天王九仙代虛其作地祕其期以
待我信矣塏之訖功顧小從事滔有禮官甲科之忝明主
研許之幸庶哉於聖人立身揚名之道命爲之記用旌厥
德於無窮滔不敢牢讓作禮而推之言夫陶天地爲後時
銷生死於無朕其道不可以真虛求聲影蹟應誓願於有
爲現感通於至誠其道乃可以精諦至嚴敬致今我公以

精諦嚴敬積功累德以汭流於世斯塏也嶽嶽崇崇兼乎
仁孝之鴻名偕天地日月江山之永遂刻於貞石焉其詞
曰

金聖人教德與功兮魯聖人教孝與忠兮巍巍賢傑二美
鍾兮建茲寶塏惟追崇兮祝天瀝懇先延鴻兮報劬薦祉
祈幽通兮仙山之秀夷且隆兮曠古爲期俟仁風兮月圓
珠現契遭逢兮融結之初兆英雄兮豈徒業業懿班工兮
火壤之貞積磨礱兮斧材之取厥匪同兮七層八面相玲
瓏兮金鈴寶鐸交丁冬兮影落澄清馴魚龍兮頂觸圓碧

分鴻濛兮續儀範像疊其中兮齊天極地爲初終兮金文
貝字構重重兮講讀千來罄西東兮靈山盛會日雍雍兮
甘露法雨常蒙龍兮鴻名冥祉偕無窮兮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列藩之業有地有地之職有民有民之道興禮樂敦忠孝
以行事然後謀謀者也築城池居其一城旣築進道德以
居之樹神祇以尸之爲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無疑我相
府瑯琊王王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修有地之職行
有民之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戌凡六年禮

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城池既謀乃尸及神祇於是於
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一鋪全部落已鎮於
城焉大矣哉所謂闡六韜濬七德建陽功配陰隲夫毗沙
門梵音唐言多聞也始自于闐剎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
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殿領藥義衆爲帝釋外臣
以護南瞻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法忍住聞聲證不還
果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
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北月
城焉周圓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鑿於地十有五尺杵

土胎石而上

上聲

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磚凡一

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爲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欄干鉤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干步一鋪鋪各一鼓而司更焉凡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北曰安善門安善門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扃開陽闔陰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挾兩喩修廊雙面

遠碧門之左右又引而出之爲之亭兩間一厦又匪樓之
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其二樹櫺篩波卸帆入舟鳴舷
柳浦迴環一郭堤諸萬戶注之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
虹橫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
盛烏石之二山嘉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有
三間其中七間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三其門二曰登
庸門郭璞記南臺江沙合即有宰相而我道清門其上之
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
五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出

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厦

其中二間是兩面之

敵樓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也城上之廊六百

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十其門二曰道泰門

嚴勝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

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四復與南月城類又觜而出

之謂之橫城城上之廊五間一厦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

也其東畫長川以爲湫西連乎南

句

盤別浦以爲溝悉通

海鰭朝夕盈縮之波底澤鱗介岸泊艤艘北截越王之故

山派西湖以爲隍若鼇之負如甌之置軒軒然翼翼然真

謂天設之府神開之地也既而我公一旦膝分席校鱗軍
堵塹陳大會以落之而言曰惟閩越之爲藩屏也建汀二
疆束其右巖千而壑萬溟海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浪霆信
乎江山奇險無以加之矧今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
古人言得地又言守地又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
以城城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忝土勤勤懇懇
不以江山奇險之爲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爲鐵石也修
道德樹神祇以居之毗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者
得其真還愈增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渚之塑也凡

百城池莫不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

舊天王在子城北也

斯新城

之制今城也且勝莫勝於開元寺尚莫尚於寺之靈山阜

寺之艮控城之乙祖僧六葉雁其下珉石一拳星其上

廬山

灣落星石上有佛舍劍池澈寫飛山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瑩宮殿掀

廟貌以衛城池爰將擇工之精搜塑之妙製乎聖賢俄然

化出身被金甲手擎鴈塏地祇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而

如將動搖神雄雄而若欲叱咤觀之者皆謂須彌拔宅於

是矣于闐分身於是矣而復翼僧堂而右邃膊鐘樓而左

突毳錫百萃其夏午蒲鯨六吼其宵加信爲塵間之北方

連營之靈域也訖命小從事滔刊貞石而碑之滔不敢牢
讓齋戒三日抽毫而書猗歟天王因果則釋氏猛勇則兵
權啟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至如揮額汗以爲童子卻修
羅之師擎手塿以貯彌陀解天鼓之赴爰皆矜蠻克致感
通洎唐有土蕃之黷也豆面以行疹儀金以現人嚙戈以
生鼠與彼時之元應蓋大同而小異況邇則咸通季蠻之
侵蜀蜀人亟祈褐衣修以乘空目光燿以照地蛇將奔穴
龜竟全城夫如是則護南瞻部洲豈虛言哉今我公之至
誠通日月宏願質鬼神以曠世之功業託無生之法力豈

昔時之有是而今日之不然哉雖體蒼蒼而無言因乃昭
昭而有鑒輒爲之銘其詞曰

受命帝釋封邑須彌金甲儼被藥叉雄隨越七金山突修
羅師入大乘妙與聲聞差于闐分身皇唐衛國若加善禱
咸蒙聖力雁塞烟塵龜城戈戟虜騎猶東蠻車未北現以
真儀亡乎悖德懿彼閩越大哉侯王仗鉞務本築城爲防
石取它山壤塹聯岡疊百厥雉累千乎廊卻鐵之觸疲羽
之祥奔馬轡並馳車軌方巢鳳於樓蟄龍於隍如嶽斯立
如翼斯張不有依憑曷旌高鏞台畧俄啟神驅遽設鐵鬚

卓豎漆瞳睞捧足神俯持劍將列月殿巍峩靈山巖薛
法逮無生權惟有兵昔之若是今肯忘情閩山永高閩江
永清厥宜識之盤石斯城

丈六金身碑

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諸佛
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繪幅繪乎像不可勝紀
況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之乎我公粵天祐三年丙寅秋
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句丈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
丁亥繼之鑄菩薩二句丈有三尺高銅爲內肌金爲外膚

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落落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
三年己未秋一夕雨歇天清風微月明瑤兔無烟銅龍有
聲俄夢天之西際耀以照物綵雲罅裂大佛中座嶽嶽以
觀止熙熙而啟言曰斷予一臂衛之一方旣覺而思現乎
形昭像也斷一臂誓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默
其事後創其意乃命自寶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
乘之逮衆庶其有植信根之深者映惠燭之明者許一以
金投吾俸中將積於肆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
日鑄斯佛於九仙山定光多寶壇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

地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橐籥之上騰爲烟雲盤旋氤
氲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鸞鵲交翔而間鳴
自寅而及午斯佛也一瀉而成翼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
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
會其像大工慮其不就計以一臂別鑄而會之乃暗符夢中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是
迎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之怠
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於
開元寺壽山之塏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於左右三十
二相足八十種好具螺纍纍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額檀信

及門而膝地童耄遍城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爲之殊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者也以無爲爲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者也以有爲爲志之也疊慧力於報應論者惑句以之爲風馬曾不謂象猶道之轂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慎其象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樸素遲回仁義詐僞未之亟蠹也柰

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於列國之際強秦之立癸受之悖亶亶其躅天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逆翻而幽府之鐵縲一無苟免上智聞之若鏡之磨中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之爲有則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爲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爲裨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

金厥地蓮厥宮張法橋以度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敬之可也怠之可也黷之可也由是有以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既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神僧識仗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識築城之盛也

契菩薩說

初丙午歲我公至清源未有時有僧號涅槃於衆中駭而指之曰金輪王之第三子降人間幸

勉之專生殺柄又閩之侯未嘗至宰輔晉時郭璞記曰南臺江沙合即有宰輔相我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又梁時王霸怡山上昇山在府城之西五里光啟丁未歲衢之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因於其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瓷餅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磚刻文字云樹枯不用伐壇壤不須結未滿一千歲自有系孫列後來是三皇潮水蕩禍殃巖逢一乍開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其壇東南有皂莢樹古云真君於此樹

上上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茂也又媯山僧號大安頃坐西禪者乾符中曰府城之到九仙三橋其中乃菩薩行化今夫通神爲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之新城及焉

神而不感我公之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綵雲纈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惲中書舍人瑯琊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標吏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拯刑部員外郎宏農楊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宏農楊公贊

圖宏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侗集賢殿校理吳郡歸公傳
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襄向甲乙昇第巖
廊韞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
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斯佛之成斯會
之設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歇意馬於清涼山中我公
乃顧幕下者滔俾刻貞石以碑之滔以甲科忝第盛府蒙
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
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劫以無窮至若青黛之畫辟支一金
之補毗婆戲爲之而以草木思見之而刻旃檀其猶蛻現

其生羽金其報而況今乃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
千千虔鼓鑄於神仙之山卜貞吉於火土之數其積功累
德豈可以邊以涯而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今古
靡倫奚報應之昧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教不隆釋氏
之旨所以然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
世之與化人蓋殊路而同歸彼宵旰於萬有故一夫不獲
若已隕諸隍中此濟度於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
梁武帝則不然以民之財之力剝將三百祈功覬德則歸
諸己啼億兆而不乳削頂額以言覺所以私所以然也今

我公爲邦則忠孝於君親

自興兵以來天下以三司之泉皆名直進獨我公以俸錢爲直

進三司之運悉如舊焉闕廷大稱其美

牧人則父母於生民造埵四其一曰

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羆乞車駕之

復宮闕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於先世其三其四大

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於上其三

附於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埵月三其齋或千僧或千佛

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後焉況斯佛已之

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其地出明珠海

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幡幢瓔珞周乎多

寶之湧也

開元定塋基掘地丈有五尺之深得寶珠坐夫以金錢又於海中得珊瑚樹凡二百餘株矣

其元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一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某是輒奮筆而無愧爲其詞曰

託人佳夢鑄成鴻鑪毫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現形昭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越百其區伊閩之設於地之殊西城甌仞東塹黿隅匪德莫處惟仁靡逾懿其橐籥飛作醍醐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苦海波瀾不得不枯仙花罔謝慧日寧徂永茲一方盤石其都

莆山靈巖寺碑銘

釋波東流湧爲花宮花宮之構成宅靈秀靈秀之啟其或
神授則知融結之始已有待於金聖人也粵靈巖寺乃莆
山之靈秀焉神授焉懿夫嶽立大山堆下數峯面乙臂坤
石嵌松瘦昔梁陳間邑儒榮陽鄭生家之生嚴乎一堂架
以詩書旣而秋一夕風月清朗俄有神人鶴髮麻衣丈餘
其狀見於堂曰誠易茲爲佛宇善莫大焉生拜而諾瞬而
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獻其居爲金仙院即陳永定二年庚
申也鶴髮麻衣西天之謂故號金仙山水推其奇鶴髮增其異緇錫日萃
院落日峻隋開皇九年昇爲寺焉左漱寒泉右擁疊巘危

樓豁壺公之翠上方視鮪海之波唐景雲二年辛亥寺僧志彥入內背文講四分律睿宗嘉之錫號聰明彥因獲言所居寺之自復有僧無際持妙法蓮華經感石上湧白泉僧歿而泉變清焉遂膺勅額爲靈巖寺太和二年殿中彭城劉公軻幕提泉印聆寺之勝不卸而宿候吏不蔬而午掬泉而漱隨手以涸其石今坎於上方之上其僧復有元悟元準慧全省文靈敞無了悉間生祇園堅持密行或臨壇表德或降虎示真厥衆如雲厥施若市洎武宗皇帝乙丑之否邑之東有敬善寺民井而居之乾有玉澗寺民畝

而田之獨茲之奇豪人互以金輪爲幽宅之卜若有之衛
竟不克遂敞公了公乃帽首條腰沉蹤處晦逮宣宗皇帝
之復索之於石罅雲根歸之於蕪基燒址山靈之感行羶
之慕投金執斲匪招匪勸不越閭而其宇鱗鱗其徒翼翼
敞公咸通六年秋八月云滅靡風而大樹折庭靡觸而大
殿傾瓦了公八年冬十月坐亡色身不壞今龜陽之號真
身大師者也則知僧以行而神其亦地以靈而感若乃軒
軒月殿藹藹松門醍醐雨天璫璃鏡地慧燭九枝而吐燄
慈雲五色以垂陰推於甌越居之甲乙今僕射瑯琊王公

牧民之外雅隆淨土論及靈勝以爲東山神泉之比神泉寺在

府城之東山其泉亦自僧感而湧也繕經五千卷於茲華創藏而藏平焉即聲

天祐二年春二月也初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

員外郎蘊貞元中谷茲而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

四門家晉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與王式書云莆陽讀書即茲寺也其後皆中殊科御史

省試珠還合浦賦有神授之名水部應賢良方正科擅比

干之譽策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死天不厭直生微臣也歐陽垂四門之號與韓

文公齊名得非山水之靈秀乎元和才子章孝標邵楚萇

朱可名寄詩以題大中中宣宗元年丁卯號穎川陳蔚江

大中凡十三年

夏黃楷長沙歐陽碣兼愚慕三賢之懿躅葺齋於東峯十

年咸通乾符之際

懿宗元年庚辰改咸通凡十年僖宗元年甲午改乾符

豪貴塞龍

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故潁川之以家寃也與二三

子率不西邁而遇奮然凡二十四年於舉場幸忝甲第東

歸之尋舊址蒼苔四疊嘉樹雙亞

今東峯雙龍眼樹即往歲書齋之庭陰也訪

舊僧雲扃十扣雪頂一存於是謹祝金儀益誓邱禱以謝

茲山之靈秀刻銘貞石兼補前賢之未述其詞曰

山奇孕神地勝惟靈螢窗旣夜鶴髮斯形一畝請宮雙蓮

建扃洞深夏寒林茂冬青松竹鏗樂峯巒豁屏晶迷蟾窟

茫眺緇溟持經僧志湧石泉冷四分律講萬乘君聽勅飛
額降寺以靈名不有地祥焉動天庭大士鴻生珠明桂馨
良牧聳聞華構藏經浩刼不泯匪茲曷丁敬祝巉巖勒石
以銘